

9月24日 | 倫敦市中心與《媽媽咪呀！》

展品與現場必看

從查令十字、特拉法加廣場與名畫，一路走到市場和西區劇院



今天真正要看的，不只是「景點」，而是倫敦如何把王室紀念、公共藝術、美術館、教堂、市場與劇院全部壓縮在一段步行裡。

這一本按照真正的步行順序走。到了每一站，先找最重要的實體東西，再用一兩個細節把它看懂。國家美術館也不追著名畫清單跑，只抓真正和這趟旅程連得起來的作品。

今天最好用的一個觀看方式

同一個地方如果同時有「舊東西」和「新用途」，不要急著選哪一個才是真的。倫敦最迷人的地方，往往正是兩者同時存在。

今天的觀看路線

- 1 克拉文街（Craven Street）出發 → 查令十字車站前的埃莉諾十字紀念碑
- 2 特拉法加廣場：先在南側看整體構圖 → 納爾遜紀念柱與獅子 → 第四基座
- 3 聖馬田教堂（St Martin-in-the-Fields）：外觀 → 若開放則進堂內
- 4 國家美術館（National Gallery）：《大使們》→ 《戰艦無畏號》→ 《阿諾菲尼夫婦像》
- 5 沿河岸街（Strand）往東 → 轉進柯芬園（Covent Garden）
- 6 柯芬園：廣場與聖保羅教堂 → 市場建築 → 東側往皇家歌劇院方向
- 7 走向奧德維奇（Aldwych）→ 諾維洛劇院（Novello Theatre）→ 《媽媽咪呀！》（MAMMA MIA!）

時間分配的原則

特拉法加廣場要看「空間關係」；國家美術館要看「三幅畫的細節」；柯芬園要看「建築怎麼仍在被使用」；諾維洛劇院則在燈暗以前看完建築。

眼前這座華麗十字架不是中世紀原件，而且也不在原址

從克拉文街走出來，查令十字車站前最容易被當成「古老倫敦裝飾」的，就是埃莉諾十字紀念碑（Eleanor Cross）。一定要先把它的身分弄清楚：現在這座建於 1864-65 年，是維多利亞時代重新創作的哥德式紀念物，並不是愛德華一世在十三世紀末立的原十字架。

兩個「查令十字」不要混在一起

今天車站前

1864-65 年維多利亞時代紀念碑

原址大約在更南面

今天查理一世騎馬像附近

原十字架 1647 年被拆除

到現場看什麼

先看它密密麻麻的尖拱、壁龕與雕像：十九世紀設計師不是在「復原一件遺物」，而是在重新想像中世紀應該有多華麗。然後往特拉法加廣場方向走，等看到查理一世騎馬像時再想一次：原本的中世紀地標其實在那附近。

先站南邊，不要急著走到納爾遜柱下面



廣場最重要的第一眼不是某一座雕像，而是國家美術館、聖馬田教堂、紀念柱、噴泉與通往白廳方向的視線怎麼被放在同一個畫面。

最好的第一站是在廣場南側或查理一世騎馬像附近，先把整座廣場當成一幅都市構圖。北面正中央是國家美術館；東北角的聖馬田教堂用古典柱廊和尖塔把輪廓拉高；納爾遜紀念柱則像一根垂直標尺，把十九世紀的國家英雄直接插進城市中心。

最容易忽略的一點

你眼前這個看起來「一直就該長這樣」的倫敦畫面，其實用了幾十年才湊齊：廣場命名、國家美術館、納爾遜柱、噴泉和獅子不是同一年完成。它是一個逐步拼出來的國家舞台。

真正值得靠近看的，是柱腳：四塊浮雕和四隻獅子

大家都會抬頭看納爾遜，但真正能讀懂故事的地方反而在下面。柱座四面有四塊青銅浮雕，分別講納爾遜幾場重要戰役與死亡；它們把一位海軍軍官的生涯編成一圈公共歷史。

先繞柱腳一圈

不要只在正面拍照。沿基座走一圈，看每塊浮雕如何用戰艦、人物與戲劇動作製造英雄敘事。這比只知道「1805 年特拉法加海戰」更直接：十九世紀的倫敦人希望你真的看見他的功績。

四隻銅獅也不是最初就有

艾德溫·蘭西爾爵士（Sir Edwin Landseer）設計的四隻青銅獅到 1867 年才放上去。蹲低一點從側面看獅掌、鬃毛與巨大的身體比例：牠們的工作不是自然寫實，而是讓整個柱座看起來更像一個被守護的國家紀念壇。

等一下進國家美術館看透納的《戰艦無畏號》時，再把這裡的英雄式紀念和那幅「老戰艦被拖去拆解」的畫放在一起。兩件作品都談特拉法加，情緒卻完全不同。

第四基座現在要看《藍衣女子》：她故意不是歷史偉人



柴巴拉拉·塞爾夫（Tschabalala Self）的《藍衣女子》（Lady in Blue）於 2026 年 9 月 10 日揭幕；我們 9 月 24 日去時，它才上台兩週。圖片：James O Jenkins／Londonist。

這是今天全程最「當代」的一件實體作品。雕塑以青銅製作，再做成青金石般的藍色表面。人物大步向前，穿著高跟鞋與藍色洋裝；她不是女王、將軍，也不是某位被官方封成英雄的人。

一定要做一個比較

先看她，再轉頭看納爾遜柱和廣場上其他十九世紀男性軍人雕像。第四基座最有意思的從來不是「又多一件藝術」，而是它故意讓今天的倫敦不斷重新回答：誰值得被放在高處？

外面先看一個很奇怪但影響巨大的組合：希臘神殿門面＋英國教堂尖塔



詹姆斯·吉布斯（James Gibbs）設計的現存教堂 1726 年完成；2026 年正好三百周年。

站在廣場側面看最清楚：前方是一個像古典神殿的三角山牆與高柱廊，尖塔卻直接從屋頂後方升起。這種把古典正面和英國教堂尖塔合在一起的做法，後來影響英語世界許多教堂。

如果教堂開放，進去一定抬頭看東窗

堂內最容易讓人停下來的是席拉澤·霍希亞里（Shirazeh Houshiary）設計的現代東窗。玻璃線條像被中央十字形力量輕輕拉扯、扭曲。外面是十八世紀古典秩序，裡面卻放進二十一世紀作品；這正是這座教堂「不是把歷史封存起來」的最好證據。

2026 年特別值得注意

教堂今年正在做現存建築三百周年的歷史展與紀念活動。平日通常可入內參觀，但宗教儀式與活動會影響開放；當天以入口公告為準。

不要看累：今天只抓三幅，而且按目前房間位置走



國家美術館（National Gallery）本身就是十九世紀「國家收藏應該讓一般人進來」的建築宣言。

截至 2026 年 8 月官方館內資料，今天最值得看的三幅畫仍在展出，而且位置可以直接鎖定。不要從第一間開始一路逛；先把這三幅帶走就夠了。

- 第 4 室：《大使們》（The Ambassadors）— 先看整幅，再找變形骷髏。
- 第 40 室：《戰艦無畏號》（The Fighting Temeraire）— 先看新舊兩艘船，再看夕陽。
- 第 52 室：《阿諾菲尼夫婦像》（The Arnolfini Portrait）— 先找鏡子，再看房間細節。

不要找《向日葵》

梵谷《向日葵》（Sunflowers）目前借到費城藝術博物館，借展期是 2026 年 6 月 6 日至 10 月 11 日；9 月 24 日它確實不在倫敦。

霍爾拜因《大使們》：一定要走到右邊斜著看一次



霍爾拜因（Hans Holbein the Younger），《大使們》（The Ambassadors），1533。

第一眼先看兩個人中間的東西：天球儀、地球儀、日晷、書本、魯特琴。它像一張「我們懂世界、懂科學、懂音樂、懂政治」的身分展示。這幅畫完成的 1533 年，正好也是安妮·博林成為王后的那一年。

最重要的現場動作

地板上那個灰白色長條不是畫壞了，而是一個被極端拉長的骷髏。正面幾乎看不懂；請往畫的右側移動、用很斜的角度回看，它會突然變成正常頭骨。知識、權力、精準儀器全部擺滿畫面，死亡卻只能從「不正常的角度」才看清楚。

透納《戰艦無畏號》：先別看夕陽，先找誰在拖誰



透納（J. M. W. Turner），《戰艦無畏號》（The Fighting Temeraire），1839。

先找左側那艘巨大但像幽靈一樣淡掉的帆船，再找前方黑色、小得多卻冒著煙的蒸汽拖船。真正控制方向的是後者。只要先看懂這一對，整幅畫就從「漂亮夕陽」變成一場時代交接。

和剛才廣場連起來

無畏號真的參加過 1805 年特拉法加海戰。三十多年後，它不是光榮進港，而是被新式蒸汽船拖到倫敦東南的羅瑟希德拆解。廣場用紀念柱把海戰固定成英雄記憶；透納卻讓同一段歷史慢慢被夕陽吞掉。

最後才看夕陽

夕陽非常美，但它不是背景裝飾。讓老帆船與落日放在同一側，會自然帶出「一個時代正在結束」的感覺；黑色拖船則把工業時代硬生生拉進畫面。

范艾克《阿諾菲尼夫婦像》：整幅畫最不可思議的東西只有幾公分大



范艾克（Jan van Eyck），《阿諾菲尼夫婦像》（The Arnolfini Portrait），1434。

先不要急著猜是不是婚禮。直接找畫面後牆中央那面小小的凸面鏡。鏡子裡不只反射兩位主角，還把房間另一側與門口的人一起塞進去。十五世紀畫家用一個幾公分大的圓形，讓整個房間突然從二維變成立體世界。

接著玩「為什麼它在這裡？」

看狗、脫下來的鞋、吊燈、床、水果、手勢，再看鏡子上方范艾克的簽名。這幅畫至今有很多解讀，真正好玩的不是背答案，而是發現每一件日常物件都被畫得像證物。

二戰時畫全搬走了，空美術館反而變成音樂廳



戰時邁拉·赫斯（Myra Hess）午間音樂會的排隊人潮。畫作被撤到安全地點後，人仍然排隊進國家美術館。

1939 年戰爭爆發後，館藏最後大多藏進威爾斯的馬諾德板岩採石場。鋼琴家邁拉·赫斯卻在空掉的館舍辦午間音樂會；即使美術館被炸，活動仍然繼續。

今天站在房間裡時可以想像

如果牆上所有畫都消失，只剩房間本身，你還會不會進來？戰時倫敦人的答案是會。這就是為什麼國家美術館的價值不只是「有很多名畫」，而是它被當成一個公共文化空間。

河岸街本身就是一件展品：名字還記得一條今天看不見的舊河岸

從特拉法加廣場往東走到柯芬園，會碰到河岸街（Strand）。今天站在這裡看不到泰晤士河，所以名字很容易失去意義；但「Strand」本來就是岸邊、河岸。

把今天的街景往回剝三層

中世紀／近世

河比今天更靠近河岸街

1860 年代

堤岸、道路、污水幹管與鐵路把岸線推遠

今天

你走在繁忙商業街上，幾乎感覺不到水

走路時看什麼

看街道南側一連串通往河方向的巷口與道路，再注意較宏大的飯店、劇院和舊機構建築。這條路幾百年來的核心功能一直很像：把西敏的政治與宮廷世界，接到東邊的商業倫敦。

第一眼不要進市場：先站在廣場中間，看伊尼戈·瓊斯原本想做的「秩序」



今天的柯芬園市場建築佔據廣場中央；但十七世紀最初的規劃核心，是一個模仿義大利廣場的新式住宅區。

先站在廣場西側或中間，找聖保羅教堂（St Paul's Church）的巨大古典正面，再把周圍建築與中央市場一起放進視線。伊尼戈·瓊斯（Inigo Jones）在 1630 年代想做的是一個規整、體面的上流住宅廣場。

最好笑也最重要的地方

城市很快不照設計師的理想走。攤販、人群、蔬果、垃圾、酒館與劇院慢慢佔領這個優雅廣場。今天街頭表演者站在這裡，其實比精品店更接近柯芬園長期的性格：交易和娛樂一直混在一起。

不要只看店：先讀出一台十九世紀「整理混亂」的商業機器



查爾斯·福勒（Charles Fowler）1828-30 年設計的市場建築，今天是二級星號登錄建築（Grade II*）。

先看石柱與長長的開放式拱廊，再看後來加上的玻璃與鐵屋頂。這棟建築最初不是要成為「漂亮購物中心」，而是要把原本散亂的攤販、貨物、通行和租金管理塞進更有秩序的框架裡。

一個很容易錯過的小細節

抬頭找市場裡做成鳳梨形狀的燈飾。柯芬園官方把它和市場早期販售異國水果的歷史連在一起。這種小裝飾很適合提醒自己：今天的精品商場外表下面，原本真的是一座食物物流中心。

真正值得看的不是「保存得多漂亮」 ，而是建築怎麼換了一份工作

1974 年批發市場搬到九榆樹之後，這裡一度面臨大規模重建。最後市場建築被保留下來，1980 年重新以商店、餐廳與公共活動空間開放。

站在蘋果市場（Apple Market）裡看

原本是攤位與貨物的空間，今天仍然是一格一格的交易位置；人還是來這裡看東西、討價還價、吃東西、等人。商品全變了，但「人來交換東西」這個核心動作其實沒變。

再走到聖保羅教堂外

聖保羅教堂是伊尼戈·瓊斯原始廣場構圖的重要一端，現存建築經 1795 年火災後重修。不要只把它當背景：它和市場一起證明，柯芬園從一開始就不是單一用途的地方，而是住宅、宗教、交易和娛樂共用一個廣場。

如果時間充裕，可以從西側教堂方向回看市場建築。這個角度最容易讀出「先有廣場構圖，後來市場才把中央填滿」的時間層次。

先看一眼皇家歌劇院方向：市場和劇院其實從來不是兩個世界

柯芬園東側的皇家歌劇院（Royal Opera House）所在位置，從 1732 年開始就有劇院。今天的大樓是後來重建的第三代劇院；旁邊的玻璃空間又保留了十九世紀花卉市場與劇院擴建的痕跡。

這一眼很重要

早上在市場看的是貨物如何把人群吸進來；晚上劇院做的其實也是同一件事——把人群吸進同一片街區。柯芬園的表演文化不是觀光時代才發明，市場、酒館、街頭娛樂和正式劇院已經互相餵養幾百年。

接著往奧德維奇方向走

街道會從較細碎的柯芬園巷弄，轉成二十世紀初更寬、更正式的奧德維奇都市景觀。諾維洛劇院就在這場城市重整中出現，所以它不是「藏在老倫敦的一棟劇院」，而是當時新倫敦的一部分。

進門前先退到對街：它其實是和對面的奧德維奇劇院一起設計的



諾維洛劇院（Novello Theatre）1905 年開幕，原名華爾道夫劇院（Waldorf Theatre）；今天是二級登錄建築（Grade II）。

劇院建築師威廉·喬治·羅伯特·斯普拉格（W. G. R. Sprague）把它和奧德維奇劇院設計成一對，夾著華爾道夫飯店，形成奧德維奇城市改造的一組對稱建築。

先看外牆的「新古典盛裝」

波特蘭石立面、巨大的柱式、弧形轉角入口和密集雕飾都在做一件事：讓一座商業劇院看起來像大城市文化機構。它不是古老王宮，卻故意有「正式場合」的氣勢。

再記住它真的被炸過兩次

1915 年齊柏林飛船空襲炸到劇院入口，當晚《紅花俠》仍繼續演；1940 年倫敦大轟炸又受損，演員甚至踩過瓦礫進去演午間莎士比亞。這棟樓的華麗不是脆弱的裝飾，它真的經歷過城市戰爭。

今天最後一組「展品」就在你坐下來以前：樓梯、包廂、三層陽台和圓頂

進場後先別只找座位。英格蘭歷史建築暨古蹟委員會（Historic England）的登錄資料特別點出幾個仍保存得很好的部分；這些就是今晚最值得抬頭看的實體。

- 門廳與大理石樓梯：看鍛鐵與黃銅欄杆，這是愛德華時代劇院把「抵達」也做成演出的一部分。
- 觀眾席三層懸臂陽台：不用一排柱子撐住前緣，視線因此比較不被遮擋；這是現代劇院工程的重要進步。
- 舞台兩側包廂：看它們怎麼像雕塑一樣疊在台口旁，頂端還有小天使裝飾。
- 圓頂天花板：燈還亮時一定抬頭看。等演出開始，這些建築細節就會全部退到黑暗裡。

《媽媽咪呀！》當天

官方目前公布週四有下午 3 點與晚上 7 點半兩場，演出約 2 小時 35 分鐘、含中場休息。依你們票券上的場次進場即可。

十二個值得停下來看的實體東西

- 車站前的埃莉諾十字：看它是維多利亞時代的「中世紀再想像」，不是原件。
- 特拉法加廣場整體視線：先看空間，再看單一紀念碑。
- 納爾遜柱基座浮雕與四獅：英雄敘事其實都寫在下面。
- 第四基座《藍衣女子》：2026 年才剛上台的新倫敦人。
- 聖馬田教堂：外面看古典柱廊＋尖塔，裡面看現代東窗。
- 《大使們》：一定走到斜角把骷髏看回正常形狀。
- 《戰艦無畏號》：先看小蒸汽船怎麼拖著大帆船。
- 《阿諾菲尼夫婦像》：先找凸面鏡，再讀整間房。
- 河岸街：名字還留著今天已被推遠的舊泰晤士河岸。
- 柯芬園廣場：先看原始廣場秩序，再看市場怎麼把它填滿。
- 1830 年市場建築：看拱廊、玻璃屋頂與鳳梨燈，不只看店。
- 諾維洛劇院：進場前看外部成對城市構圖，入場後抬頭看圓頂與三層陽台。

如果只記住一句話

今天一路不是從「歷史」走到「現代」，而是一路看見歷史怎麼被現代繼續使用：紀念柱旁邊放新雕塑，古教堂裡裝現代玻璃，市場變成商場，戰時被炸的劇院今晚還照樣開演。